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惠氏春秋說卷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王天紀

春秋説卷五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會盟

古者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王合諸侯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由是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説者謂時見無常期春秋傳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見者十二歳王如

不巡守則四方盡朝朝畢為壇三成四門南鄉見諸侯以命政於是擯而進之各以其等公在上侯伯中子男在下皆伯帥之以見于王猶康王之誥太保帥西方畢公帥東方其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夏禹一會諸侯于塗山再會諸侯于會稽皆巡守也及其衰則帝癸會諸侯于仍而商興商侯履會諸侯于景亳商滅周興誓于孟津蒐于岐陽朝于酆宮會于塗山蓋王合諸侯其畧如此伯合諸侯蓋始於五霸莫盛於齊桓之名陵晉文之

踐土所謂侯帥子男以見于伯其禮不見于春秋而楚子合諸侯于申也宋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鄭子産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此十二禮者皆伯合諸侯之禮當時所未見後世亦不傳惜哉自周昭王南征不還巡守禮廢平王東遷周室夷于列國天子不巡守久矣徒存天王之號實不能復會諸侯故王合諸侯之禮亦廢闕不講儒者莫能言各以意説惟襄王二十年當魯僖公二十八年王會諸侯于河陽蓋百餘年莫能行之禮

而一旦毅然行之皆晉文之力學者以為疑愚謂周頌巡守有般而祀四嶽河海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然則河嶽乃天王巡守之地故穀梁子曰溫河陽也言溫小諸侯言河陽大天子左氏亦云非其地者言溫非巡守之地巡守必于河嶽故大其辭曰河陽然不書會諸侯而書守何也守謂巡守言守則會諸侯可知王會諸侯惟巡守或有事而會雖非巡守亦行巡守之禮焉而穀梁子謂諱會天王則似不然

吾聞君與臣會矣未聞臣會君吾聞王會諸侯矣未聞諸侯會王也曷為而君與臣會見尚書大傳周官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故禮公侯可會卿卿不會諸侯春秋卿會公侯數矣其禮亦如君會臣則君不為卑臣豈為伉哉春秋河陽之守猶岐陽之蒐王會諸侯惟此一見而已學者疑之而有晉侯召王之說按文元年晉襄朝王于溫則溫實京師故王會

諸侯於此諸侯朝王亦於此杜預謂晉侯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其說尤悖不可以不辨春秋一會盟之天下也而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荀子亦云然以為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愚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于是乎有盟盟之禮其來尚矣周禮有司盟及詛祝之官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㑹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古者大會同乃盟謂之大盟約大司寇涖之而登于天府非大會同而盟是為屢盟故詩曰君子屢盟亂是

用長詛祝之官掌盟詛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而詛其不信者故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王會諸侯而盟則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尸盟者割牛耳取血珠槃盛之拂以桃茢戎右贊而助焉及歃血則傳玉敦授當歃者北面詔明神明神者虞之六宗周之方明也殷太甲元年初祀方明方明者六宗之位設六玉及六色象上下四方之神尊而宗之故曰六宗古盟禮已亡略見覲禮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

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雖皆不言盟而臨之以上帝
莅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所謂盟詛不及三王者以其無
忠信誠慤之心徒為固結之術屢盟以瀆鬼神則春秋
之所惡焉爾遂謂古者不盟豈其然乎春秋之始惟離
會及參盟而已莫適為主故曰相命及齊桓起而糾合
諸侯遂為盟主而有同盟之名諸侯始而疑既而疑信
參半久之乃信故莊十六年幽之盟公雖會而不言公
據左穀二疑之也及二十七年復同盟于幽始稱公會
傳經文

公穀經文同左傳似誤　于是陳鄭服而天下皆信之矣十三年北杏之會皆諸侯也曷為皆稱人穀梁經作齊人二傳誤為齊侯貶曷為貶十二年宋萬弑閔公齊桓長養邦賊不一興師坐觀宋亂使萬佚奔陳及十三年始會于北杏以安定之故北杏之會宋人雖至而仍背焉齊桓不反求諸己至十四年乃請師于周以伐宋故一伐一會皆貶稱人春秋會盟未有言其故者獨桓二年稷之會曰成宋亂襄三十年澶淵之會曰宋災故惡有名而無情也成宋亂者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周官有明文矣稷之會名為成宋亂而實不能成澶淵之會名為恤宋災而實不能恤故春秋特書以尤之說者謂是年蔡亂大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宋災小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十二國大夫不討蔡亂而恤宋災此之謂不知務故春秋明言其故以示譏信乎抑否乎曰否不然說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周官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弔禮哀禍烖如宋大水以禬禮哀圍敗如宋災故以恤禮哀寇亂大行人致禬以補諸侯之烖小行

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司巫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通財如歸粟於蔡鄉師以歲時廵國中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廵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蓋先王救災之政至詳且悉如此宋大災者即所謂邦國之大烖先是鬼呼于廟烏鳴于社皆曰譆譆及火妖作而禍

及宋君之母一國有憂四方震動天患莫大焉孰謂宋災之為小哉邦國則有通財之義譆阨則有賙委之施禍烖則有哀弔之典十二國大夫致禬以補宋烖既而無歸于宋且不以王命施惠大夫而擅作福之權故澶淵之會皆卿也而稱人以貶之是則皆然愚猶有說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家以之齊國以之治魯有文姜哀姜穆姜不貞不潔難由内作國幾喪亡故春秋婦人之節不可以不旌也伯姬少有淑德三國爭媵

媵不書而春秋特為伯姬而備書之豈非以其賢乎故生則詳其歸死則録其葬十二國之大夫奔走澶淵若曰爾財可復死者不可復生矣蓋伯姬賢名素聞乎隣國及其死於火也足以震驚十二國之諸侯故曰伯姬燔而諸侯憚憚者敬其節痛其災弔其喪會其葬春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存焉若夫長養弑君之賊春秋之霸主皆然矣襄十四年冬會于戚謀定衛也是時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而立公孫剽晉悼用荀

偃之邪謀不討孫甯而納衛獻公乃反會于戚而謀定
剽位宋有大災十二國同恤而賻補之禮也春秋惡無
禮乃因其行禮而顧刺之有是理乎且晉悼賢君尚不
能討出君之孫甯澶淵之大夫又焉能討蔡般哉彼之
不識而此之是刺其傎甚矣吾故曰說有似是而非者
此之謂也然則晉悼果可謂之賢君歟愚謂晉悼非大
有為之君而晉厲亦非無道之主是時晉六卿强大都
耦國號為六將軍厲公欲盡去之而立其左右以張公

室然左右非其人厲公亦無知人之明不殺欒書而反殺郤至以故身弑而無後於晉及悼公立而懲厲公之禍由是敬禮六卿委任而責成之時稱其賢以為復霸而大夫益張晉之公室益卑數傳而分為三晉實自悼公始平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莊公名克字儀父春秋蔑之盟曷為不稱爵而稱字蓋附庸之君未爵命故不稱爵未爵命曷為不稱人稱人則嫌與微者盟稱字則知其為未爵命之君也莊

十三年北杏之會魯人未往邾人先至盖齊桓請于王而爵命之矣既爵命曷為不稱子宋陳蔡三國之君皆稱人邾安得獨稱子何以知其既爵命也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以此知之趙匡謂儀父乃邾子名曷為一人兩名哉春秋會盟始于姑蔑終于黄池盖楚合秦以敵晉晉亦合吴以敵楚其後吴楚皆主盟中夏會諸侯而尊天王故春秋皆進之而稱子獨秦伯未嘗一與中夏會盟惟翟泉及温兩書秦人皆非秦伯然齊桓不能

聯秦晉而晉文能合齊秦故齊之強不如晉齊霸及身而已晉霸百有餘年雖由人事亦有天道焉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文武之深仁厚澤猶在人心也主中夏者必文武之子孫故魯未嘗稽首於齊而獨稽首於晉蓋以事共主者事盟主矣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史不絶書府無虛月至晉平而猶然况在文襄之世乎齊桓之霸也諸侯官受方物楚雖負固猶貢縧于周獨秦未聞以一縷一蹄獻于天子故春秋狄秦以其不與中夏會盟而

有跛㔾不臣之跡及其卒也皆不名其卒不赴于王故不名然則曷為甇稻獨名康公名甇穆公子共公名稻康公子晉文之納襄王也秦穆先師于河上及城濮之戰秦師與有功焉春秋以其殺三良而徇葬故任好之卒不志獨志甇稻之卒而稱名以其嘗有功于中夏也且秦惟甇稻赴于王故名定四年諸侯盟于臯鼬衛子魚稱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且云藏在周府即

大司寇所涖之盟書登于天府者此王會諸侯之禮也故先同姓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王會諸侯而盟是為宗盟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子即衛武是時衛侯出奔楚故令其母弟叔武受盟從諸侯在喪之例而稱子序于鄭後莒前此伯會諸侯之禮也王會諸侯則稱名伯會諸侯則稱爵稱名則以同姓為先稱爵則以大小為次春秋皆伯會諸侯而無王會諸侯之禮其禮獨見于踐土之載書

藏在周府人所不見左傳備載之以為一代大典後之學者詳焉襄三年盟于雞澤齊世子光序于莒邾下其後會于戚盟于戲會于柤皆然至十年秋公會諸侯伐鄭齊世子光猶在莒邾下也稍進在滕薛上其後復伐鄭及會于蕭魚不特越滕薛而上之直進在莒邾上同一世子也上下無常進退無恒其義安在周禮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齊本侯下一等則列于伯世子光前在莒

邾下者未誓于天子也後在莒邾上者已誓于天子也孰請于天子而誓之晉悼請之曷為晉悼請之齊世子光三從諸侯伐鄭故晉悼請于天子而誓之案十九年傳齊靈欲廢光而立其妾子牙牙母仲子曰不可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未誓于天子安得列于諸侯哉公羊不信國史亦不信周官惟篤信其師之說其師之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失者常多乃云齊侯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其不然乎會盟之先後盟主序之齊侯

焉能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紀事學者不明周禮焉識春秋俗儒説春秋以為盟以結信尊者不與方嶽之盟殷同之盟皆諸侯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伯猶不盟何況尊者愚謂民無信不立與國人交止于信故盟以結之上下同焉曷為而尊者不與乎周禮不從而顧從俗説異哉吳語黄池之會晉令董褐請事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如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

不式諸戎翟楚泰然則春秋狄泰信矣不與會盟不入
貢獻視楚為尤甚焉董褐復命亦云周室既卑諸侯失
禮于天子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
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憂禮世不續然則吳
之先世修朝聘後不續終故黄池之會去淫名而行禮
蓋吳楚僣王猶漢尉佗僣帝其聘于天子也仍稱臣其
卒而赴于天子也仍稱名獨泰伯不名生不聘死不赴
也學者徒狄吳楚而不狄泰異乎吾所聞

隱公

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杜注宿小國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桓公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公羊傳曰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葢鄧與會爾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宋地莫知所在當考

左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經不書宋非闕也齊衛鄭

盟于宋地故不書宋

僖公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杜注地于齊齊亦與盟公羊經作公會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啖助曰凡盟會稱人皆不命卿也是年盟于齊經書會傳稱陳穆公宣十二年盟于清丘傳稱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然則諸侯及命卿皆稱人啖助之說妄甚

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不序齊人是也以地者地主必與盟則盟亦不序桓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宋地不序宋人是也惡曹地闕何以知其為宋地以傳知之襄九年冬諸侯盟於戲戲鄭地鄭同盟而不序鄭十一年亳城蕭魚皆鄭地一盟一會鄭皆與而不序二十五年秋諸侯盟於重丘重丘齊地齊同盟而不序齊推此類而參觀之則地主不序

非獨惡曹之盟且傳有明文矣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葢三國盟于宋地則宋為地主故列于末不然宋大國也曷為序于鄭下哉杜預謂宋不書經闕焉知其非傳誤而妄以為經闕乎孔疏乃謂經闕宋傳先舉經之所有而以闕者補之故後言宋耳不能辨明更葢其妄矣或云惡曹之盟即去年冬來戰於郎之三國十年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戰稱爵盟稱人則又何說或云奪爵示貶不貶于戰而貶于盟傳無實事學者好為異

譏若此且奪爵示貶則必稱爵示褒來戰于郎何褒之有然則前戰于魯後盟於宋乃兩事非一事也譏者又見僖十九年齊之盟楚人在列以為楚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故經不言公會而以鄭列楚下葢深舉之如其然則僖四年召陵之會屈完在列獨非楚人哉春秋亦當深舉之且推而遠之擯而斥之然後可曷為不加擯斥而稱來盟未嘗推而遠一若引而近後之人且以齊桓召陵之盟為最盛乎傳言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

無忘齊桓之德故盟於齊國陳為主盟則齊桓之德陳蔡懷之楚人亦服之桓德遠矣故孟子稱五霸獨盛齊桓則是盟也春秋善之何舉之有焉春秋善之曷為稱人人楚鄭不可不人陳蔡也且言齊桓之德雖沒世而猶在于人則春秋善之益信稱會而不言公者莊十六年同盟於幽鄭成也公實與而不言公豈深舉之哉束三傳于高閣而獨倡游言此春秋之舉人也夫

文公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七年六月諸侯會于扈

左傳七年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於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謂所會之人不序　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

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傳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謀納捷菑且謀伐齊也十四年齊商人弒君且執王使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年秋齊人侵我西鄙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國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十七年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十六年宋弒昭公是年春晉衛陳鄭伐宋立文公而還然則平宋者與宋平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公羊傳七年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以目通指曰眣此公羊不知諸侯何國大夫何人并不知何故而盟於扈直以意說而已

穀梁傳七年其曰諸侯略之也

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兩盟一會皆不序諸侯而七年盟於扈者諸侯則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七國之君而會之者文公也大夫則晉卿趙盾爲諸

侯皆不序大夫亦不名先是六年秋晉襄公卒靈公幼趙盾當國欲立長君而召公子雍于秦秦康公多其徒衛以送之晉而襄公夫人穆嬴者靈公之母也日抱太子以啼于朝且抱以適趙氏而以大義責之趙盾與諸大夫皆畏偪遂立靈公而敗秦師于令狐靈公既立而會諸侯于扈晉趙盾因以盟主之命號召諸侯而諸侯皆至東諸侯之國齊為大亦望風恐後以為盟主新立莫敢偃蹇不恭趙盾遂以晉卿涖盟而總領八國則文

襄之霸可為盛矣雖然晉霸之盛見于此晉霸之衰亦萌于此前此未有以大夫而涖諸侯之盟者文二年垂隴之盟魯大夫穆伯與晉司空士穀會宋陳鄭三國之君討衛故士穀書名傳云堪其事者謂能堪討衛之事而衛遂請成非以大夫而涖諸侯之盟也大夫而涖諸侯之盟實自文七年扈之盟始故諸侯不序以示譏大夫不名以示貶然則十四年新城之盟七國諸侯皆至是時齊昭公卒故齊不至餘皆七年盟於扈之諸侯而

涖盟者亦趙盾也曷為諸侯序而大夫名春秋之義慎其終必先謹其始文七年扈之盟政在大夫之始也猶履霜而馴至于堅冰故自文十四年盟于新城之後至宣二年凡歴六年而趙盾遂弑靈公葢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故先辨之于靈公初立之年一譏一貶春秋謹始之義其嚴若此十五年十七年會盟於扈主之者皆靈公也前之盟齊弑其君謀伐齊而不克後之會宋弑其君欲討宋而反與之

平實皆趙盾主其事人皆謂晉靈公不君我獨謂晉趙盾不臣故前後會盟雖靈公主之諸侯皆不序與文七年扈之盟等豈非晉霸之衰萌於此哉公羊不知事之始終本末乃云諸侯不肯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是時晉霸猶盛趙盾爲政諸侯畏之以爲夏日之日赫赫炎炎焉敢眣而指使之乎穀梁謂諸侯不序者略之略之者其辭謹之者其義以爲無關於天下之故也故略之以爲有關於天下之故也故謹之晉霸盛衰有關

于天下之故者也故文七年扈之盟其辭雖略其義甚
嚴後之學者宜三復焉左氏謂不書所會者公後至故
文八年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
雍報扈之盟所以謝不敏也左氏略于義而詳於事愚
既明其義於前仍列其事於後云

侵伐圍救春秋以齊晉二霸為始終

古者王巡守大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于是救無辜伐有
辠所以威天下而行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揚軍

旅降圍邑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是故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虐五穀不伐樹木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除民之讐順天之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觕者曰侵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曰襲其說孰是曰皆是也鐘鼓言其罪也精觕言其情也獨穀梁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孰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

曰襲遲曰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掩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而冠履倒置夷夏不分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為尤甚焉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公會齊侯于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人衛人郕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鄭于楚楚之屬國是時楚方平漢陽未暇謀中夏

故陳蔡猶得從王君子以為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為得辠于天子故稱名以絶之則似未得其實葢宣公殺急子及壽子而立朔皆朔搆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悲二子遂出朔而立公子黔牟似請命于天王而立之説者以為出朔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曷為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吾聞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

而王人救衛則王人夷于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諸夏之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人諸侯者皐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王之使也曷為微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為尊者諱耻故微之伐衛所以納朔也曷為不言納五國伐衛而朔入於衛非納而何不言納者莊公在焉諱國惡也（啖助駁穀梁趙匡駁公羊其說皆卑曲故不復辨）然則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于周

則王命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于周若曰以黔牟付王人云爾黔牟立于桓十六年放于莊六年前後八年在位春秋曷為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剽皆嘗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于冊（踐土之盟書衛子）曷為獨闕黔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為天王諱二曰為魯君諱三曰為中國諱曷為為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起而從王者君子耻之故諱之中國皆戎翟春秋不得不褒二霸之功齊之霸始于莊終于僖晉之

霸始于僖終于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戴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為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已西則晉為大南則楚為雄桓二年蔡鄭會于鄧始懼楚也當楚熊通之三十一年楚始強熊通曰我甚武遂自立為武王蔡侯懼之故與鄭伯會謀于鄧桓八年當楚熊通之三十七年合諸侯於沈鹿黄隨不會使人讓黄而伐隨敗之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於楚熊通在位五十一年卒當魯莊

之四年其子熊貲立是為文王熊貲六年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于莘先是莊之九年齊桓得國及莊之十四年十六年滅息滅鄧皆不書獨十年一書荆敗蔡十四年再書荆入蔡者葢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故謹而書之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于幽始與鄭成而荆伐鄭葢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二十八年荆復伐鄭當楚成王時楚有令尹子元之難故楚師夜遁而還至三十年楚殺子元而令尹子

文當國于是楚難紓而子文能恤其民楚國由是益盛矣僖元年荆始改號楚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綏之也葢自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惟十三年蔡人與于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葢役屬于楚負楚之固而不服于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侵蔡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也說者謂潛師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潛師也侵而潰則非掠

境也欲伐乃侵先潰蔡既侵遂伐卒帖荆自此至十五年楚人一滅弦一圍許一伐黄一伐徐一敗徐其氛未息烏在其能帖荆哉我所謂帖荆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楚以文服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不折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周書柔武篇曰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鬬故曰柔武齊桓之帖荆也非所謂柔武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是時戎翟並興中國不絶若綫齊方救邢戍衛存命

不遑山戎病燕猶邢衛也邢衛近而燕遠豈以其遠而獨棄之哉桓公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貶之乎曰否善之也善之則曷為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病戎翟豺狼人人之所同病也晏安酖毒不可懷諸夏親暱不可棄故輕千里而不愛一身則天下人人皆愛之矣齊侯來獻戎捷禮歟曰禮也左氏曷為謂之非禮左氏以為非禮者言當獻於王不當獻於魯獻於王不書獻於魯則書

之曰來獻者尊宗國也古者致物于人通行曰饋尊之
則曰獻周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
物受而藏之鄭康成謂百工所作可以獻遺諸侯者內
府則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幣獻者諸侯朝聘所獻國珍故言四方以別之然則獻
者上下同名雖君賜臣爵亦曰獻祭統君洗玉爵獻卿
以瑤爵獻大夫以散爵獻士爵不同而獻則同等夷相
饋亦曰獻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

執末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推而至于獻鳥獻
魚皆謂之獻祭禮獻尸獻賓獻祝獻佐食上自尸下至
佐食皆曰獻故春秋貴賤不嫌同號孰謂諸侯不相獻
哉穀梁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菽也周書王會篇有
山戎菽山戎東北夷菽以為獻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
冬葱與戎菽布之天下故桓公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
猶曲禮獻粟獻米云爾公羊子曰威我也威我者僖二
十一年楚子伐宋使宜申來獻捷以示威旗獲而過我

遂謂桓公之于魯亦然豈其然乎晉自桓八年曲沃伯滅翼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其子獻公漸強大而當齊桓公時西與秦鄭結為婚媾由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皆不書獨僖二年滅下陽乃書豈文告惟此及魯哉下陽者虞虢之塞也猶鄭虎牢虎牢城而鄭服下陽滅而虞虢舉矣故書其後遂滅虞虢雖當齊桓之盛未嘗一與中夏會盟蓋齊桓能南合江黄而不能西㬥秦晉秦晉也公羊莊三十一年傳當移掇在僖二十一年

亦無志于中夏而不與齊爭故齊桓北伐南侵未遑西略及齊桓歿而楚氛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僖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晉文勃興遂釋宋圍而敗楚師于城濮由是楚氛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大于齊桓以齊桓僅能帖荆而晉文遂能敗楚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自僖二十八年至文九年及晉靈年少不君趙盾為政范山言於楚子以為北方可圖乃師於狼淵以

伐鄭鄭及楚平其後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齊侯侵魯宋弑昭公謀伐齊而不克討宋舉而空還則諸侯之無能為也然晉猶號為盟主及楚莊興一侵鄭宣三年四伐鄭四年五年九年十年一圍鄭十一年而敗晉師於邲楚氛復熾而晉猶存盟主之名故宣十四年晉侯伐鄭告於諸侯示之以整蒐焉而還鄭人懼于是鄭伯如楚以謀晉然楚伐宋而晉不救以為天方授楚未可違天則楚益横而晉信無能為矣及楚莊卒楚共立成六年七年楚再伐鄭

晉亦兩救鄭成三年晉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鄭初從晉後貳于楚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賂鄭求成
故鄭叛晉於是晉厲伐鄭而敗楚於鄢陵與城濮之師
後先輝映君子大晉厲之功亞于晉文焉說者謂厲公
德薄而功多助之寡而畏之衆欲去晉之強家而張公
室惑於欒書而殺郤至以故霸業不終惜哉是時晉敗
楚而鄭仍不服益鄭受楚之賂懷楚之恵以為楚共以
鄭故親集矢于其目不忍背之由是晉悼數與楚爭鄭

凡五伐一侵襄元年伐鄭二年侵鄭九年十年再伐鄭十一年伐鄭是年九月復伐鄭而後行成納斥候禁侵掠葢得鄭之難若此說者謂三駕功高悼公復霸而我獨謂悼公非大有為之君者以其失政刑而大夫張也欒書弑厲公而立悼公則悼公實賴欒書而得立故書乃厲公之賊悼公之功臣其子黶竊有所恃而數違軍令襄十年陽陵之師黶違令而獨進十四年棫林之役黶又違令而獨歸悼公以其父有立己之勲而曲護之皆置而不問不然魏絳戮揚干悼公

怒而欲殺絳曷為獨置侈汰之欒黶而若罔聞哉顛頡從亡之臣也以違令殺之而徇於師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悼公不能刑由是晉之六卿强而公室益弱晉政多門自悼公始悼之末年齊貳于晉其後遂伐晉取朝歌東諸侯齊為大國獨先叛晉亦始於此及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晉不能救霸業衰焉而齊景公北伐燕南伐徐皆取賂而還莫之亢也則諸侯之無伯也夫雖然魯與宋衛猶事晉也初襄十四年戚之會晉人

假羽旄于齊齊始貳至定四年召陵之會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亦貳說者謂晉以此失諸侯其不然必矣此薄物細故何足以失諸侯政在家門乃晉失諸侯之本昔厲公欲振作之而不能及悼公遂因仍之而不改陵夷至於平昭頃定公乘無人六卿交惡故宋猶事晉樂祁往聘立後而行貳我者不見討聘我者反見執而欲求諸侯之不我叛其可得乎定六年魯為晉侵鄭而使季桓子獻鄭俘明鄭叛也齊衛盟於鹹又盟于瑣衛亦叛

晉矣十一年冬及鄭平魯始叛晉也自是中夏無盟主

晉霸終于此

隱公

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

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伐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

何大之也

春秋之例國曰滅人曰執虞公滅于晉曰執虞公凡伯執於戎曰伐凡伯滅國曰執𦂳之也曷為執人而曰伐伐者伐有辠也凡伯亦有辠歟曰然凡伯無辠不稱伐稱伐則有辠明矣凡伯之辠奈何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猶聘而問卿其幣殊其禮一發幣于公卿者即聘禮問卿之幣也朝之日請有事于公卿猶聘之日請有事于大夫皆禮辭許明日乃行侯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幣皆及之下大夫嘗有玉帛之

使者亦及之朝聘之明日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其幣則束帛四皮問訖復面謂之私面其幣則束帛乘馬凡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而往謂賓來問卿卿即往勞賓其不勞者唯幣之所不及者而已或卿大夫有故如疾病與哀慘不得親受幣則使爵同者攝行之如親受幣之禮而不拜焉于是卿大夫餼賓太牢米八筐老牽牛以致之上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士牽羊以致之又卿大夫於賓壹饗壹食饗有酬幣食有侑幣如有故不親

行亦使爵同者以幣致之及賔將去又拜送曰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蓋聘禮敬賔若此則朝禮之于賔亦若此凡伯為天子之老賔來不勞不餼不饗不食及賔去又不拜送故曰弗賔言不以賔禮禮之也列國賔至榮辱之事君臣同之凡伯弗賔大辱國矣易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三人謂賔及介言敬則終吉弗敬則終凶弗賔者弗敬也戎能行禮而凡伯慢之焉能免於凶乎其見伐也宜哉然則春秋言伐者皆伐有辠歟

曰否不然伐有辠者仁義之師也雖桓文不足以當之
而況其下焉者乎我所以獨辠凡伯者猶逢蒙殺羿孟
子不辠逢蒙而獨辠羿為羿實自取之故曰凡伯亦有
辠焉古者卿行旅從凡伯周之卿聘于魯而為過賔于
衞必有從行之旅伏戎于楚要而擊之故言伐公穀以
為言伐者大之其意謂凡伯天使也故諱言執而大言
伐春秋紀實事執則言執伐則言伐何大之有且凡伯
單伯皆天使也曷為文十四年直書齊人執單伯而不

為之諱乎公穀既創為言伐者大之之說遂以單伯為魯大夫魯無單伯學者皆知之故不復辨左傳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如齊子叔姬公穀不知其事而以意説又公羊不知秦穆公名任好而以康公罃為穆公是不知其人而以意説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謂既知其事又知其人然後以我之意逆彼之志乃為得之如不知其事與其人而徒以意逆未有不失者也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則又惑之甚者也

桓公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春秋書戰有戰期有戰地獨此期而不地公羊謂在魯穀梁謂在紀鄭康成從公羊兼取穀梁之說而破紀為已言在魯也龍門城下之戰廹近故不地此本春秋緯

所云龍門之戰死者潘溝故破字以就其說且合二傳而為一矣左氏謂不書所戰後也葢先會而後戰既戰而公至未及所戰之地并未及所戰之期故追書其日而不地必非在魯抑在紀歟趙匡曰據經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明齊以三國之師伐紀公與鄭救之而勝此本穀梁非臆說也春秋緯未足信當從穀梁然則一伐一救曷為經不言伐亦不言救葢齊與三國襲紀故不言伐魯鄭雖能救紀而紀終亡故不言救也何

以知齊與三國襲紀以桓五年左傳知之齊僖與鄭莊嘗欲襲紀矣而託言朝紀人先告于魯而為之備故不克至是齊與三國復襲紀紀人亦先告魯魯與鄭亦託言會而往救紀非徒不克而反敗之葢當日之事與情若此齊僖鄭莊本為一黨及鄭突立而宋多責賂變為仇讎齊與紀又世讎也由是宋黨于齊鄭黨於魯齊欲襲紀而宋助之魯欲救紀而鄭助之魯後其期而卒敗齊宋及衛燕之師者實鄭厲公之力然終不能救紀之

亡故經不言救者以此啖趙春秋全無可取愚惟取此一條

僖公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穀經作敗秦師于殽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師出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稱人微者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在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詐卒也齊人語

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

主乎戰也 公穀正論俗儒攻之適見其妄

秦晉搆兵始於殽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於楚卒為晉患故春秋于殽之戰狄秦而微晉交譏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舅甥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于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首為亂階不可以縱而弗擊非也秦本無志于中原今忽焉千里襲鄭無功

而返又焉能為亂于天下哉

春秋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惠氏春秋說卷六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王天紀

春秋說卷六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齊衛結謀叛晉

定公七年秋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於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瑣即沙

齊衛聯兵伐晉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兩次皆伐晉）

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卜過之（過中牟）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齊侯致禚媚杏于衛（以三邑荅謝衛侯）　十年夏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

葭使師伐晉將濟河齊侯欲與衛侯乘或告曰晉師至矣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范中行亂晉

十有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賔以邯鄲叛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

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士吉射相惡簡子韓不信襄子魏曼多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范吉射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齊衛謀救范中行與宋魯同謀此諸侯謀救范中行之始

十有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齊衛聯兵伐晉以救范中行

哀公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事在定十三年秋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晉趙鞅帥師取戚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以為晉援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言伐衛者帥師取戚以居蒯聵也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齊人輸粟於范中行鄭人送之晉趙鞅敗鄭師於戚經書鐵者鐵在戚城南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齊衛聯兵圍戚以救范中行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也元年齊衛伐晉以救范氏鮮虞與焉故今圍戚而仍求援於鮮虞也前代晉者衛孔圉今圍戚者衛石曼姑其人異其事同則圍戚以救范氏明矣是時蒯聵在戚而齊衛圍之故有子圍父之說如其然則衛世子于鮮虞何與而齊衛為之求援哉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

齊衛聯兵救范氏再圍五鹿會鮮虞納荀寅於

柏人元年圍五鹿以救邯鄲

四年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元年伐晉者衛孔圉三年圍戚者衛石曼姑四年圍五鹿者衛甯跪皆救范氏也公穀二家不知其事之本末以為圍戚乃子圍父何足信乎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即三年圍戚者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晉范中行之亂前後八年而後平始於定十三年終於哀五

年救之者齊衛鮮虞宋鄭
魯而救之尤力者齊衛也

五年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趙鞅報伐衛

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趙鞅報伐鮮虞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右趙鞅一伐衛一伐鮮虞皆以救范氏故

春秋東諸侯之黨齊衛為魁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傷天下之無王也定七年齊侯衛侯結謀于瑣瑣即沙聲之轉傷天下之無霸也由是齊衛聯兵伐晉一次五氏一次垂葭是時晉霸既衰諸侯叛晉而齊衛之邦交尤密故定十三年晉有范中行之亂齊衛會于牽于洮謀救范中行哀元年齊衛遂聯兵伐晉哀四年齊衛復聯兵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則齊衛之救范中行者不

可謂不力矣獨哀三年齊衛聯兵圍戚以救范氏是時衛蒯聵在戚而齊衛圍之故公穀二傳以為衛輒拒父而左氏不言傳曰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者晉之讐不服晉晉數伐之中山亦伐晉以報之故齊衛圍戚而求援焉則戚是時屬晉不屬衛也案戚乃衛孫氏邑或屬衛或屬晉文元年晉師圍戚取之至八年復歸之衛成七年孫林父出奔晉則戚隨屬晉衛侯如晉晉反戚于衛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以戚如晉則戚又屬晉二

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則戚乃衛晉閒之地故其屬無常昭七年衛襄公卒晉范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則戚又屬衛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晉趙鞅禦之遇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鄭人擊簡子中肩衛太子蒯聵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先是晉趙鞅納蒯聵于戚故為簡子車右而敗鄭師經書戰于鐵者鐵乃戚城南之丘明鐵之戰實在戚則戚

是時仍屬晉矣哀元年夏齊衛救邯鄲圍五鹿葢范氏之黨趙稷涉賔以邯鄲叛故齊衛圍五鹿以救邯鄲則三年齊衛圍戚救范氏也元年秋齊侯衛侯謀救范氏而會于乾侯魯師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然則齊衛元年兩伐晉一圍五鹿一取棘蒲而中山及魯亦與焉至是齊衛復伐晉圍晉之戚而求援於中山乃救范氏非拒蒯聵益信矣及五年范中行之亂既平趙鞅以衛救范氏故伐衛六年晉治范氏之亂伐鮮虞則

齊衛中山皆以救范氏而伐晉故趙鞅亦報伐衛及中山于衛世子何與乎是時晉失諸侯而趙氏與范中行爭國各據邑以叛興兵相攻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左氏據國史紀事前後詳密公穀不信國史而以意逆之得失常參半見經前有納戚後有圍戚之文又圍戚之師衛石曼姑也遂疑曼姑為子圍父如其然則齊國夏何為者哉四年國夏伐晉取晉八邑而納荀寅于栢人者中山之力居多故三年圍戚國夏主兵而求援于

中山也人雖甚不肖苟非兩足之禽未有子圍其父願為戎首以助之者吾知其必不然矣杜預注左傳不詳考其事之始終本末又引公穀之說以亂之故自漢至今其義未明愚特備錄經傳於前復加詳說於後以辨羣儒之惑而待後之學者昭二十六年炊鼻之戰季氏以臣拒君經書公圍成而不言戰以其不可以訓故不言春秋不言臣拒君而獨書子圍父滅天理絕人倫君子不忍言策書所不載後之學者詳焉或問曰齊國夏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不知蒯聵在戚歟抑明知之而佯若不知歟曰非然也蒯聵在晉不在戚也何以知蒯聵在晉歟哀十六年蒯聵自戚入于衛十七年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以此知蒯聵在晉也哀二年蒯聵既以勇力持矛而為趙鞅車右矣三年趙鞅圍邯鄲蒯聵亦必從之則蒯聵在晉不在戚又何疑且晉取戚而蒯聵居之實趙鞅為主故齊衛伐趙鞅而圍戚其事與其文甚明又何必哓哓焉復為之辨

哉

襄公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亦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於

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寅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子木至自陳

據傳楚屈建在陳與盟不與會而經書于會者是會也晉楚為主故屈建雖不與于

會而亦書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曹許與大夫故稱人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荀盈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齊本不與會焉得與盟宋為地主與盟可知然則不與盟者乃邾滕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邾私屬于齊滕私屬于宋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邾滕人之私屬故不與盟魯非人之私屬何故視之

季武子所以欲視邾滕者以邾滕既至必與盟故欲視之以輕其貢賦耳既而邾滕皆不與盟魯又安得視之哉

晉楚爭先欲爭先故衷甲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楚蔡衛陳鄭許曹八國之大夫于宋秋盟于宋宋為地主魯往會之與盟者十國傳稱齊慶封邾悼公滕成公皆至而不序于會亦不與于盟是盟也晉楚二伯主盟中夏而諸侯之從者更相朝獨釋齊秦兩大國故齊慶封雖至而不序曹許之大

夫稱人而不名邾滕尤微其君親至而會盟皆不與然則大國釋齊秦小國亦釋邾滕矣傳稱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叔孫曰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豈邾滕非列國歟且曰邾滕人之私也春秋之滕薛小邾實私屬于齊宋故襄二年秋會於戚邾人至而滕薛小邾不至晉荀罃謂魯仲孫蔑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故是年冬復會於戚因知武子之言而滕薛小邾與齊崔杼

偕至則滕薛小邾齊之私屬也而邾無聞焉定元年諸侯之大夫㑹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我役也則滕薛小邾亦私屬于宋矣故宋之盟薛郳不至邾滕雖至亦不登于㑹盟之列也哀七年公伐邾入其國以其君來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邾賦六百乘君之私則是春秋小國皆大國之私邾舊屬齊滕舊屬宋故齊宋請邾滕請為其屬猶魯之請屬鄫也襄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寡君願

事君無失官命以鄫無賦於司馬故頗借助于鄫晉侯許之是以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諸魯大夫焉既而以屬鄫為不利故於是年秋戚之會鄫人在列仍使鄫大夫聽命於會然則宋之會邾滕不與者明為齊宋之私屬而不復聽命于會矣絶小國於會而以為己私自宋之盟始又不請於君而出自大夫之命則是盟也大夫之私盟也安得謂晉楚二伯主盟中夏哉故春秋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畀之也且舁之也如從前

日後凡之例則當書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而再稱豹者豹若從季孫之言而視邾滕則大辱國矣故再稱豹言其不辱君命也左傳以為違命而舍族其不然乎晉楚之成創自鍾儀繼之羅茷由是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至成十二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於宋西門之外是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鄭伯如晉聽成春秋不書盟而書會者言晉楚之成成于瑣澤之會也晉楚既成之後晉郤至如楚聘楚公子罷亦如晉報

聘而盟于赤棘魯不與故不書瑣澤之會魯亦與焉晉楚之成實始于此既而有鄢陵之戰以敗其成自此晉楚交爭幾無寧歲自成十六年至襄十一年前後十三年而鄭始服楚不能爭晉楚之搆兵乃息及晉悼卒晉平立晉霸益衰襄二十六年冬楚子伐鄭鄭知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故不禦寇而楚師亦退宋向戌遂造為弭兵之説告于晉楚及齊秦而會諸侯之大夫于宋于是有晉楚二伯之名而天下之兵亦少戢矣齊不與盟亦

朝于晉襄二十八年是時諸侯猶未叛晉也晉楚爭先楚人衷甲以脅晉晉畏楚乃先楚人晉少懦矣焉能禁楚氛之甚惡乎左傳謂晉有信故書先晉則似不然會盟序爵且先諸夏而後蠻夷假令楚有信又安得書先楚也穀梁謂豹云者恭也是則然矣而歸美於晉趙武其失與左氏同晉楚分為二伯而大夫主盟不恭孰甚焉故春秋特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以此不然詳於會而略于盟可也又何必復書諸侯之大夫哉襄九年同盟于戲十一年同盟

于京城北又會于蕭魚皆不言諸侯自宋盟之後魯為宗國宋為上公皆往朝于楚供其職貢從其時命重其幣帛賀其福而弔其凶小國之君奔走於兩大國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敝憚勤勞事楚尤苦於事晉此春秋之一變也及楚康卒郟敖立郟敖弑楚靈立昭之四年楚使椒舉如晉猶假宋之盟而求諸侯于晉晉許之而諸侯麇至由是會于申而伐吳滅賴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時晉平公卒昭公立晉失其霸坐視陳蔡之亡而不能救楚遂橫

行而莫之禁此春秋之又一變也十三年楚靈弑于乾谿楚平立晉昭會諸侯于平丘而陳蔡復國實楚復之非晉之力二十六年楚平卒楚昭立三十卒晉頃卒晉定立晉霸失而楚亦衰吳遂興哀十三年黄池之會吳晉分為兩伯春秋於是乎遂終

桓公

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宋立屬公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不平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句古侯反瀆音豆句瀆反為穀故句瀆之丘即穀丘反切之學實萌於此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僖公

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是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等十六國諸侯齊國夏於召陵侵楚

左傳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

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蔡昭公朝楚有美裘囊瓦求之不與為是拘昭公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是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案左傳吳伐楚未聞蔡為前列也蔡侯歸自楚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明沈玉于漢亦非河且誓不復濟漢豈請吳伐楚實未嘗與之偕伐𡻕）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

囊瓦將而伐蔡案左傳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以公羊未知其事也蔡請救於吳於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同故不復録

鄭厲立於宋莊宋多責賂于鄭故宋鄭不和魯桓欲平宋鄭而有穀丘之會宋燕皆與又兩會宋而宋卒辭平故魯桓獨與鄭盟而戰與宋則是宋燕一黨魯鄭一黨也至明年公會紀鄭而及齊宋衛燕之師戰于紀則又齊宋衛燕為一黨矣先是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則宋

與陳蔡本同盟之國故宋伐鄭而齊衛陳蔡從之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書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皐宋也何皐乎宋鄭之亂實宋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魯再三欲平之而終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為直也且勝負亦未分焉至明年魯鄭與齊宋等戰于紀則魯鄭齊宋各行其意莫適為主故戰而不地何謂各行其意欲襲紀者齊之意欲救紀者魯之意助齊而與鄭敵者宋之意助魯而與宋敵

者鄭之意故曰各行其意勝負雖分曲直未辨也至是宋復以四國諸侯伐鄭則曲全在宋惟宋獨行其意而已獨行其意者言非四國諸侯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㫿宋云爾然則春秋戰伐而書以者皆以之者之㫿歟曰非然也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可謂能左右之也四國惟均齊為大國又皆諸侯焉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哉僖二十六年公子遂乞師於楚明

帥楚師者遂也而公以之伐齊取穀非所謂能左右之者歟故春秋獨皐以之者謂其借人之力以行其意又能左右之殘民之命逞已之私不仁甚矣故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若夫借人之力以救已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定四年楚人圍蔡蔡方望救於吳焉敢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葢憫蔡之危善吳之救何臯之有焉吳之戰於柏舉也舍舟於淮濟漢而戰再戰於小別三戰於大別四戰於柏舉五戰於清

發及雍澨而後及郢蔡雖與偕未聞與戰故曰不能左右之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於前宰嚭謀於後各欲報其家之讐吳用其謀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使之疲於奔命以病之又使之無忌佯為畏而避之而後以大師繼之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為救蔡吳實主兵蔡又焉能行其意乎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辠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所以以者既進之矣以之者無辠可知然

則何以不書救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吳大而蔡小蔡弱而吳强小能以大弱能以强義也惟柏舉之義為然既書以故不書救春秋義之曷為狄之其入郢也以班處宫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有如此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左傳無曹伯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内寮一疑之也寮謂諸侯北杏之會不言諸侯外疑之幽之會不言公内疑之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

侯也其授之諸侯何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

右齊桓同盟二

文公　文公十四年　晉靈八年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右晉靈同盟一盟主不與大夫主盟故序晉於

末

宣公 宣公十二年

晉景三年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

清丘

左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

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右大夫同盟時晉景為盟主故書先晉

十有七年六月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

于斷道

左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歛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先會後盟非一地也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

成公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先是許靈與鄭悼訟於楚鄭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於垂棘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

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在前年）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右晉景同盟五其一大夫盟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時晉厲五年

左傳十五年春會於戚討曹成公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十有七年夏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齊靈宋平衛獻曹成

左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右晉厲同盟二

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郳宣

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時宋有魚石之亂楚伐宋以助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齊世

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鄭僖　莒黎比

左傳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時周靈王新即位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杞孝　小邾穆　鄭簡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滕成杞孝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六月圍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亳杜氏經文也服氏經文作京公穀二家皆作京故從之

右晉悼同盟四

二十有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晉平　宋平　衛殤　曹武　杞文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晉侯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説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罷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秋七月己巳同

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右晉平同盟一

昭公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晉昭齊景衛靈宋元鄭定曹武莒著丘邾莊滕悼薛獻杞平小邾穆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

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乃並徵會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齊人懼對曰敢不聽從邾莒愬於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請君無勤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及盟子産爭承承謂貢賦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

太叔咎之曰諸侯君討其可瀆乎子産曰晉政多
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
不與盟

右晉昭同盟一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涖牲曰盟其
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
几以遇禮相見菑一作側謂周埒垣所以分內外衛威
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褐即古之鞍故管子山

國軌帥被鞍之馬千乘嗣者車覆笭會盟有壇周為埒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幦代之遇會盟三者備見春秋而闕天子會諸侯之禮周官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惟大朝覲乃行之是為大會同冢宰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說者遂謂春秋同盟猶古殷同而設方明於壇上其不然乎杜預謂服異謂之同亦非也僖四年齊桓合諸侯以伐楚而楚服屈完遂及諸侯盟于召陵則是盟也楚服也獨非服異哉曷為不言同然則同非

服異信矣春秋前隱桓後定哀中夏無盟主故亦無同盟葢必有盟主而後有同盟也穀梁謂齊霸同盟者同尊周晉霸同盟者同外楚其說近是亦未盡然齊桓尊周莫盛於葵丘之盟明天子之五禁曷爲不言同公羊謂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時桓德未衰亦未聞諸侯之叛其言未可信也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

以禮宗諸侯發同禁愿謂同盟者同事同謀同功同慮
而同政同禁必待天子施而發之春秋王室既卑其禮
不行久矣葵丘之盟宰孔臨之傳言宰孔先歸在既盟
之後則宰孔臨盟可知臨之以天子之宰而申五禁焉
與天子般同而發同禁何以别乎君子惡其無别也故
不言同猶晉文踐土之盟王子虎臨之且在王庭故亦
不言同以别於天子之般同云爾召陵之盟楚人怗息
而盟不言同者盖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然則同盟

者同外楚𠩄是故宣十二年四國大夫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貳恤病者言為楚所病則同救之討貳者言貳心於楚則同伐之同外楚也故雖大夫盟亦曰同盟其盟不信皆貶稱人襄二十七年九國大夫盟于宋其盟更甚於清丘皆大夫盟也一言同一不言同何哉當是時晉楚分為兩伯猶後世南北兩朝北指南為島夷南亦斥北為索虜異俗異制異齊異宜乃欲混而一之合而同之其可得乎君子觀晉楚之盟不言同則穀梁外

楚之詭益信春秋自僖以前及文襄之霸未有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者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文七年扈之盟始（說見前）自是後兩盟于扈皆晉靈主盟諸侯亦不序言晉無君趙盾獨為政也惟新城之盟七國諸侯皆序而趙盾稱名大夫也而儼然為盟主言其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故亦稱同盟及宣二年盾弒靈公未聞諸侯之討而反託言孔子之褒遂有良大夫之目則春秋亂臣賊子接迹比肩於世君臣之

大義不明蓋非一朝一夕矣僖十五年齊桓合諸侯盟于牡丘而諸侯先有散辭昭十三年晉昭合諸侯盟于平丘而諸侯皆有異志牡丘之盟不言同平丘之盟有異志而仍言同者晉霸雖衰諸侯猶同心外楚而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起而振之哉啖助曰凡同盟者皆盟辭同也盟辭彼此各異故不言同案襄九年同盟於戲晉為載書鄭公子騑趨進而更其辭則盟辭彼此各異矣曷為亦書同也啖助之說妄甚

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傳孰及之内之微者也何注魯不稱人者内辭宿不出主名者主國與可知

穀梁傳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

桓公

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儀父盟于趡公羊作公及穀梁作及左氏亦作及而俗本左氏春秋作公會後人亂之也學者觀傳自明不必復辨

左傳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此左氏傳中之經足正經文之誤又與穀梁經文同故從之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左氏無曹伯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宋儒不信左傳

及諸子書而以小白為襄公子故有諱公盟與仇為昏之說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僖公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穀二家經皆作公會獨左氏無公蓋闕文也杜預因經文闕公妄為之說不足與辨亦觀傳自明

左傳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傳明言公會則闕文可知

文公

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成公

三年冬十有一月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

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羊傳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穀梁傳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求兩欲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己丑及郤犨盟

左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

襄公

七年冬十月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是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乃公孫剽來聘在元年而尋孫桓子之盟見前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

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十有五年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三傳不言盟地傳皆無文

右會盟不言公會公及十三條中有誤文一之趙盟闕文一翟泉之盟存疑一僖十六年幽之盟

春秋達例凡列國大夫來聘且尋盟則公與之盟不言公亦不言地君不與臣盟故不言公盟于國故不言地曷為齊高傒宋向戌獨言地高傒之盟在僖二十二年

秋齊及宋陳伐我西鄙在十九年冬左氏皆無傳莫知其見伐之由葢是年秋齊宋盟于鄄公子結亦與焉經稱媵陳人之婦則是盟非公命可知何氏休謂鄄之盟齊宋欲謀伐魯事雖無據然自長勺乘丘以來齊魯不和久矣莊公亦倔强不肯下齊未嘗一朝齊國至是而齊與魯平齊桓欲親厚魯特遣貴大夫高傒來盟是時齊為盟主故不與之盟于國而特與之盟于防所以敬禮盟主故自盟之後齊魯遂和納幣結婚而仍世為甥

舅則是盟也所以合兩國之交成兩君之好故謹而書於策公羊謂不言公諱與大夫盟失之矣不言公者春秋公與大夫盟之達例也何諱之有哉宋為上公王者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亦以敬禮盟王者敬禮宋視列國有加故齊高傒宋向戌獨言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襄十五年及向戌盟於劉文無軒輕且宿之盟宋魯始通劉之盟重尋舊好一也特以宋稱人而盟不日故穀梁謂内外皆卑者宋稱人故外卑盟不日故

内卑然則凡盟不言公而公實與盟則曰公不與盟則不日亦春秋之達例歟成三年及荀庚盟十一年及郤犨盟齊與晉皆盟主也曷為或地或不地高傒齊之上卿荀庚郤犨晉之下卿也雖皆盟主而禮有等差故或地或不地者以此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諸侯之卿視天子之士故稱人王子虎臨之故亦稱人僖公會之故書曰公會王人公穀二家經文及左氏傳文皆同獨左氏經文與傳互異不言公

者益闕文也後世俗儒力攻左傳以為尊經公穀二家經文炳然不以為據反據左氏闕文而為之說曰公會王人皆不言公乃引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以為證妄之甚矣案文八年襄王崩頃王立文十年頃王二年先是公孫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故毛伯衛來求金求金者猶求賻云爾由是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至是王使蘇子來盟於魯蓋王臣下盟諸侯周室之卑等於列國春秋不言蘇子來盟者為天王諱也然則及蘇

子盟于女栗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周也而魯以待齊宋者待周亦不能無罪焉公會王人禮也王人來盟于魯則冠履不分上下矣翟泉之盟猶可言也盟于女栗尚忍言哉故女栗之盟不言公諱之也說者乃以翟泉與女栗同科不亦妄乎桓十七年及邾儀父盟於趡邾子克也嘗與隱公盟于蔑矣桓十五年邾儀父與牟葛來朝皆賤之而稱人明以夷狄待之公羊曰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及是復修蔑之好故既賤之於前而稱人仍進

之於後而稱字蔑趡兩盟皆渝一日一不日穀梁謂渝盟不日非也葢以趡之盟不言公而公實與盟故日則左氏經文之誤葢信愚以左氏傳中之經正經文之誤非捨經而從傳實事求是正所以尊經後之學者詳焉莊十六年同盟於幽齊桓始霸合八國之諸侯而魯獨使微者往會左氏無文杜預臆説不足信也穀梁謂北杏之會稱人外疑之幽之會不言公內疑之北杏稱人是齊侯宋公矣幽盟不言公公實在列或以為公叛盟

故諱不稱公異與論紛然終無定論愚謂當以公羊經文為正二傳無公亦闕文也公會諸侯不言公獨此一條仍存疑以待後之學者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說見前或問曰桓十七年趡之盟曷為不言公春與邾盟而秋伐邾君子以公背盟為已速矣故伐邾亦言及而不言公所以譏公也文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公與之盟曷為不日諱與王人盟故不言公別於公與大夫盟故不書日

文公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夏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四年秋晉侯伐秦

左傳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傳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夏四

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公穀二傳皆不知其事而以意逆之故不録

十年夏秦伐晉

左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經不書夏秦伯伐晉取北徵經不稱爵狄秦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二傳一曰敵一曰略亦似不知其事而以意說

十三年左傳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孔疏桃林之塞在晉之南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之者以秦與東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術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圖已故使守此阨塞欲斷其來往也

十四年左傳楚莊王立公子燮與子儀作亂子儀鬬克字

初鬬克囚于秦事詳僖二十五年傳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故作亂秦晉搆兵而秦合于楚共謀晉實自殽之戰始成十三年晉厲公使呂相絶秦曰穆公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然則鬬克求成穆公使之楚成被弑故謀不成

十有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宣公

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二年春秦師伐晉

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

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左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

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十有五年六月秦人伐晉經書六月下有秋鑫傳稱秋七月必有一誤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

兵於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

於輔氏

二年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晉伐齊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之秦賓西戎長未嘗

侵伐東諸侯以晉為之蔽也及殽之敗秦與楚合宣十六年秦人助楚滅庸至是楚又挾秦侵衛侵魯春秋不書侵而書公及楚人秦人等盟于蜀見秦楚合而晉霸少衰東諸侯靡然從之矣傳言畏晉而竊與楚盟非也諸侯皆畏楚豈畏晉哉公穀皆不知楚救齊而侵衛侵魯故公與之盟直以患說而已

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一年左傳冬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顆盟晉侯於河東晉郤

犨盟秦伯於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有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傳稱諸侯朝王明厲公帥諸侯以朝王也自魯言之故曰公如京師不言朝而言如春秋達例說見第八卷或以為慢是以朝王為諸侯之慢必以不朝為諸侯之恭其說悖矣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

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襄公

九年左傳秦景公使士雃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書不經饑弗能報也

十年夏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九年傳秦人侵晉經不書疑闕

十有一年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楚不能救鄭而鄭服於晉故秦人伐晉而聲言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

以報晉之取鄭也（秦楚聯兵伐宋）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為夫人寧禮也（秦楚結為婚姻）

十有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

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
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説二子見諸
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
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
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
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
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
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二十五年左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背在二十四年）

二十六年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公羊傳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先是秦晉修戍至是秦鍼奔晉公羊以為仕諸晉信矣

定公

四年左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十一月庚辰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墻而哭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左傳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

五百乘以救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九月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楚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冬十月楚子入於郢文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百濮從之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都阪高當是時楚其危哉秦人助楚滅庸而楚復安至是吳入郢昭王奔隨楚已亡矣秦人救楚敗吳而楚復國皆秦之大有造於楚者也

春秋大國晉楚齊秦東諸侯皆畏楚而不畏秦者蓋晉

足以當秦東諸侯實賴晉為之蔽也楚無大國之蔽故志在中原由近及遠先肆虐於陳蔡而鄭當其衝楚之虎視尤在鄭鄭服於楚東諸侯靡然從風楚遂横行於中原而莫之能禁秦豈無中原之志哉秦所忌者惟晉春秋之全晉强戰國之三晉弱不足以當秦最近於秦秦蠶食諸侯先自近始欲代近而恐遠者救之故秦遠交齊楚近攻三晉三晉亡而齊楚舉之若拾遺矣晉所倚者亦惟秦故晉獻與秦穆結為婚媾及晉獻死而夷

齊卓子弑秦先納夷吾後納重耳重耳霸諸侯亦因秦之力僖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背晉而竊與鄭盟且戍鄭由是秦晉始有隙三十二年秦遂遣三帥襲鄭及其還也晉襄要而擊之喪師於殽秦晉遂成讐敵春秋諸儒以秦誓編於書故譏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仡仡勇夫也既喪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兹黄髮焉用此仡仡勇夫而大辱

國哉故君子有取乎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爵安見其尊秦也惟二年晉人伐秦先且居為帥而經不書謂之崇德春秋既人晉卿復人秦伯益交譏之又何德之崇而謂之崇德乎令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春秋不書爵不稱人直以秦為狄矣益自殽之戰秦穆之毒晉尤深思天下可以敵晉者惟楚於是遣楚囚鬭克歸楚求成共謀

伐晉始作秦誓旋遣楚因誠所謂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者其心忌克惟圖報復而已雖楚頵須命厥謀未就然秦卒與楚成其後文十六年秦人助楚滅庸成二年晉與魯衛敗齊師于鞌秦人助楚救齊而侵衛侵魯遂與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春秋惟城濮之戰及温之會秦人與焉昔晉合秦以敵楚今楚合秦以敵晉實因殽之役晉襄激之使然由是陽橋之役晉畏其衆而避之魯衛惴惴然從之葢秦楚合而晉覇亦少衰矣及晉厲公

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絶秦是時秦桓公既與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聲其罪以討之於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與厲公以復霸也故我謂厲公非無道之主者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秦人為之興師聲言救鄭而敗晉師於櫟由是秦楚邦交益密又重之以婚姻故秦人侵晉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晉

人取鄭秦楚聯兵伐宋師於楊梁以報之而東諸侯宋衛魯咸被秦兵之酷烈豈非秦穆之詒謀也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棫林之役遷延而退為諸侯笑遠不如晉厲麻隧之師諸侯皆睦於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公論也左傳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見於晉乘楚檮杌諸書而左氏取之故紀事皆實其論未公及襄二十五年秦晉修成二十七年晉楚分為兩伯天下益少事晉霸雖衰而秦晉之構兵亦息矣當是時楚弱吳強吳楚交爭中夏無盟主及吳伐楚入郢昭王奔隨

秦人救楚而敗吳師昭王復國自是後秦不復見于春秋晉遂分裂為韓魏趙春秋一變為戰國而秦愈強力戰而并天下天下號為虎狼秦

春秋說卷六